

发展研究译丛



LE CLONAGE HUMAIN

人类克隆

〔法〕亨利·阿特朗

马克·奥热

米雷耶·戴尔马-马尔蒂 著

罗歇-波尔·德鲁瓦

纳迪娜·弗雷斯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发展研究译丛

人类克隆

(法)亨利·阿特朗
马克·奥热
米雷耶·戴尔马—马尔蒂 著
罗歇—波尔·德鲁瓦
纳迪娜·弗雷斯科

依达 王慧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 者 / [法]亨利·阿特朗 马克·奥热 米雷耶·戴尔马—
马尔蒂 罗歇—波尔·德鲁瓦 纳迪娜·弗雷斯科
译 者 / 依达 王慧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65232637
责任编辑 / 冯韵文 仇 扬
责任校对 / 杨蔚琴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8.25
字 数 / 97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049-9 / B·00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3-1120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1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的话

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发展无疑是世人热切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离开了发展，人类和世界就难以生存；离开了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开了发展，就难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发展观的发展，传统发展观的突破，新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发展理论和学说的创新，乃是 20 世纪下半叶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自我认识的一个飞跃。发展研究已经成长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科学。发展已不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亦即集社会生活一切

层面的要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发展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方兴未艾。

不言而喻，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从更为实际的意义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发展理论的创新来源于实践。世界各国历史的特别是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不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的共同财富，发人思考，推进着观念的转变和认识的跃迁。人们曾惊叹 20 世纪的世界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演变和发展之迅速！可以预言，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新经济时代的来临，21 世纪的世界将比 20 世纪发展得更加迅速，堪称瞬息万变。发展将成为 21 世纪的人类中心课题。把握机遇，借鉴经验，转变观念，创新思维，与时俱进，确立富有活力的发展观，乃是当务之急。

“发展研究译丛”将本着兼收并蓄和求真求精之学术精神，译介当代发展研究的各派理论和学说，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经验，以解燃眉之需。

作者简介

亨利·阿特朗 (Henri Atlan), 医生、生物学家。一种关于复杂性与自行组合理论的作者。从事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人工智能、哲学和生物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巴黎第六大学和耶路撒冷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 耶路撒冷哈达撒大学医院人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 国家生命科学和健康伦理咨询委员会成员。

主要著作有:

《生物学组织和信息理论》, 埃尔芒出版社, 1972;

1992。

《在水晶和烟雾之间》，瑟伊出版社，1979。

《无理与有理——科学与神话的相互批评》，瑟伊出版社，1986。

《一切，不，也许——教育和真理》，瑟伊出版社，巴黎，1991。

《复杂性的理论——围绕着亨利·阿特朗的著作》
(F. 福格尔曼—苏利埃主编)，瑟伊出版社，1991。

《生活问题——在知识和舆论之间》(由 C. 布斯凯
汇编的对话录)，瑟伊出版社，1994。

《“都是基因”的终结？——通向生物学的新范式》，
INRA 出版社，1999。

《偶然的火花，第一卷：精液的知识》，瑟伊出版社，1999。

马克·奥热 (Marc Augé)，人类学家。从事非洲宗

教、信仰和权力现象方面的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当代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问题。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1985~1995年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有影响的著作有：

《领域与城堡》，瑟伊出版社，1989。

《不予起诉——超现代性的人类学导论》，瑟伊出版社，1992。

《论当代世界的人类学》，奥比埃出版社，1994；新版，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7。

《梦之战》，瑟伊出版社，1997。

米雷耶·戴尔马—马尔蒂 (Mireille Delmas - Marty)，法学家。从事刑法、人权、比较法和国际法综合研究。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教授，法国大学协会成员（犯罪政治学和人权讲座教授）。

近期发表的著作有：

《论共同权利》，瑟伊出版社，1994。

《通往人类的共同权利——与菲利普·帕蒂的对话》，
原文出版社，1996。

《对世界权利的三种挑战》，瑟伊出版社，1998。

罗歇—波尔·德鲁瓦 (Roger - Pol Droit)，哲学家。
从事 18 世纪以来东方在欧洲哲学想像中的各种表象的
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UPR 76：古代末期
与中世纪前期教义史)，《世界报》专栏作家。

有影响的著作有：

《印度的忘却——哲学遗忘症》，法国大学出版社，
1989；新修订本：口袋书出版社，1992。

《虚无的崇拜——哲学家和菩萨》，瑟伊出版社，
1997。

《哲学家的公司》，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1998。

《来到的想法》（与丹·斯佩贝尔合著），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1998。

纳迪娜·弗雷斯科（Nadine Fresco），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中心研究员。

在 INSERM158 小组从事与人类生殖有关的医疗事业的发展方面的研究。

从事反犹太主义、虚无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方面的研究。

《人类》杂志编委会成员。

近期在瑟伊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

与诺贝尔·本赛义德合著：《一位他那个时代的医生》，让·丹尼尔做序，由 N.F. 汇集并整理，1995。

《一个反犹太主义者的产生》，1999。

导 言

关于潘多拉，从花园到实验室

从前，克隆一直是园艺工人的事。这个词并没有特殊复杂的生物学含意。它从来与人类有关的重大风险行为没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当今技术上的意义：特殊细胞的培育或无性繁殖。“克隆”只是一种古老的、简单的繁殖植物的方法。

克隆植物的过程是这样的：将一根底部的枝条或靠

近土壤的第二根枝条折弯，但不要从主干上折断，将枝条的中央部分埋进土里几厘米，顶端露在外面。几天后，最多几个星期后，插进土里的部分就生根了。这时只需用铁锹铲一下，把新老枝分开，以后新枝就会自行生长。园艺工人的克隆与词源学中的克隆在意思上是相一致的。古希腊语中“*klôn*”这个词最早代表的意思是嫩芽，细枝，柔软的、容易折断的、可弯曲的树枝。人们经常在欧里庇德斯^①、修昔底德^②、柏拉图的著作中看到这个词。例如在对话录《普罗泰戈拉斯篇》里，为了强调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个物体作用的不同，柏拉图让他的人物说道：“我很清楚关于食物、饮料、药品，还有其他物质中哪些成分对人是有利的，哪些成分对人是有利的；有些东西对人无所谓，马却受不了；有些东西只对牛或狗有用；有些东西对谁都不适用，却适用于

①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

② 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

草，在这些东西中，有些适用于根，但对嫩芽却不好，比如肥料，如果我们把它们施在植物的根部，非常管用，但如果把它们施在新芽（*néous klônas*）旁边时，却会把它们烧死。”

这个词过去说的就是小细枝。它使人联想到可以剪断、弯曲或者揉碎（在古希腊文中，动词 *klô* 就体现了这些不同的意思）的弱小的植物。小树枝（*klados*）是这些派生词之一，把摘下的一根根橄榄树的小树枝编成庙宇中的树叶环。这些词义今后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慢慢就不知道它原来的含义了。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克隆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近期大量出现的事物表明这个词已经和园艺学没有关系，却和动物的生命有关了。扦插已经让位于外科医生的移植术，就像弗兰肯斯坦^①创造出来的怪物的移植术或在《默罗医生的岛屿》一书中的那些杂种一样。但他们那些血淋淋的缝合已经太古

① 美国女作家玛丽·雪莱于 1818 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角。——译者注

老了。新的克隆技术开辟了活体内干净、严密、无痛的移植术的前景。多莉羊的诞生使这个词在现代生物学的词义中得到了普及。人们从克隆一个哺乳动物开始，马上就会转向在干干净净的实验室里等待人类的降生。

地点的意图

克隆人的问题首先给人一种混乱的、危险的感觉。人们感到焦虑甚至愤怒的是不知道它到底涉及的是什么。将要把人体当做东西来对待吗？将要重新产生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有机体吗？人们能够接受把一个人“复制”成许多相同的个体吗？人们应该允许这样做还是应该禁止这样做？

我们曾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组成任何委员会，也不代表任何机构。我们无意用一个声音讲话，也不掩饰我们不同的观点。我们惟一的企图就是想从不同学科（生物学、人类学、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角

度来阐明在克隆人中出现的问题。尽我们可能，最清楚、最全面地加以阐述，帮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集中讨论一篇每个人事先都阅读过的论文，讨论所提出的观点，将其加以补充或延伸。这些讨论构成了此书的各个章节。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一场刚刚开始争论。显然这种思考还没有答案。克隆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许多构想，使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学科的出现成为可能。反之这个学科也不可能脱离当今许多相关问题，如医学伦理、人类尊严、主体概念、符号表示的作用、生物伦理学的社会和历史的作用。我们从现在开始尽量仔细描述克隆人所引起的问题及其所处的环境。

要想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人们讲的是什
么。似是而非地担忧想像中的环境和希望得到不可能的
解决办法是最糟糕的。第一批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是：

哪些是生物学上确实使用的技术？如何把这些技术中的不同点区分开？在这里，治疗的可能性有多大？人们将如何评论在人类克隆中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要回答允许还是禁止的问题，应该先分析上述疑问。多莉羊诞生后，马上出现了一个反对克隆人的呼声。这种一致性的呼声很快就消失了。科学家们都不敢说话了，害怕遏制了研究的自由，另外一些人则宣布他们已经决定克隆人。那些站在伦理和法学角度上坚决反对这种企图的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了禁止这样做会遇到的困难。

繁殖还是非繁殖

我们到底要禁止什么？“克隆人”还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在当前的潮流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克隆和细胞克隆的差别。

繁殖人类的克隆是一种能够创造一个与已经出生的

个体——或者是成人或者是孩子——的基因相同的孩子的技术。使用胚胎分割技术，这种个体克隆可以导致多个基因相同——他们之间相同，他们与被克隆的个体相同——的孩子的诞生。这项技术的实施过程是先在实验室生产出一个或多个能成活的胚胎，然后把它们移植到一个或多个“母体”的子宫中，使之成长直到出生。这种人类个体克隆的前景引起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问题，这些问题触及人类本性各方面的基本概念。应该十分谨慎地把这一技术与非繁殖人类的克隆技术区分开，非繁殖人类的克隆不产生个体，只产生基因相同的细胞，它不被移植到子宫里，因此也不会导致一个克隆孩子的诞生。

这些争论的独特性就在于争论在这项新技术实施以前就出现了。繁殖人类的克隆相对于其他人工繁殖技术来说有其特殊性。有关其他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方面的争论都是在第一批婴儿诞生以后出现的。但此时，我们必须抛开这项技术成功与否，先来正视这些争论。